

神秘的使者





神秘的使者

刘玉戈 魏学录 肖 沉 著



6072/34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2年·哈尔滨

2 041 6072 7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封 面：曹铭勋

插 图：孙达明

神 秘 的 使 者

刘玉戈 魏学录 肖 沉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6 12/16·字数 130,000

1982年3月第1版

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42

定价：0.48 元

内 容 提 要

正当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之际，在美国人的扶植下，出现了以反蒋、反共、抗俄为口号的第三势力，准备借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机，尾随美军进占大陆，统治中国。一九五三年，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，被迫于板门店谈判，于是，第三势力的复辟梦化为泡影。此时，我侦察员鲁明打入第三势力内部，凭着勇敢无畏、机智沉着的革命精神，战胜了阴险狡诈的蒋帮特务，获取了敌人“内进大陆人员名单”；并诚挚、耐心地争取港站站长等爱国将士回归了祖国怀抱。

目 次

第一章	大陆来客	1
第二章	接 头	13
第三章	海上遇险	26
第四章	荒 岛 上	83
第五章	别 墅	46
第六章	姐 姐	56
第七章	夜 钓	67
第八章	夫 人	85
第九章	秃 脑 袋	101
第十章	迷	117
第十一章	母 亲	128
第十二章	内进名单	144
第十三章	中秋之夜	158
第十四章	姐姐之死	170
第十五章	摊 牌	182
第十六章	归 来	195

第一章 大陆来客

还不到下午四点，我就从香港赶到了澳门。

港澳之间，相距不过四十英里，交通又很便利，这个半岛，我已经来过不知多少遍了。但是，细细想来，好象哪一次也没象这次使我如此忧心忡忡、心神不定、疑虑重重。

我来澳门的任务说起来很简单，只是接一位“大陆来客”。可这任务执行起来却不那么简单。让我干这类差事，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澳门，都不下几十次了，就没有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过任务。

接客等人，历来是一件令人心烦的事。尤其是左等右等等不来的时候，那真是望穿双眼，心乱如麻，让人片刻不得安宁。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我一个人闷闷地蹲在一个地方，等着接客。约定日期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接头暗号背了一遍又一遍，却连个人影儿也接不着。尽管是那么寂寞、烦躁，我也不敢离开约定地点一步。要知道，凡是从大陆上来的，一路上不知道经受了多少辛苦和危险，若是因为我的失职让人家接不上头，太说不过去了。我时常想，人家在大陆上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工作，我为接客受点儿罪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！

然而，我的诚心却从未感动过上苍。等来等去，客人等不着，我却时常等到这样一道命令：来客已为国殉难，速归。每当这时候，我的心头总要罩上一层凄惨的阴影。我要接的客人不是上了天堂，就是进了共产党的监狱。得到这样的消

息，谁的心里能好受呢！

但有一次却是个例外。那一回让我去迎接的，据说是一位派到大陆后又返回的英雄。对这样的人物，上峰自然是极为重视的。大陆上，共产党控制得是那样严密，他却能进得去、出得来，没有过人的胆识和本事，是办不到的。在和这位英雄见面之前，我的心跳个不停，我把事先想好的几句欢迎词背了又背，生怕会有什么言语不周的地方，慢待了这位贵客。哪里想到，当我和英雄见面的时候，鼻子却差一点被气歪了！对过暗语之后，我正要说出那几句欢迎词，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人是那样的面熟，原来，一个星期前我就和他见过面。那是在一家酒店里，这个人蛮不讲理地和我抢座位，我差一点儿和他动起手来，他那里是什么只身闯入大陆的“英雄”，分明是个骗子！就是他，把几万元的活动经费骗到手，花天酒地地玩上几个月，现在却成了我要迎接的贵客！对我，对我们的组织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耻辱呵！为这事，我心里难过了好多天。天知道，我们的组织腐败到了何等地步，连这样的混蛋也分辨不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想夺回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，这不是做梦是什么！

不过，这一回，我似乎是可以接到一位真正的“大陆来客”了。早晨，站长和副站长两个人向我交代的任务——这显然也是不同寻常的。大陆确实是来人了，而且已经到了澳门，就住在我眼前这座中央酒家的317房间里。我的任务一是和他接头，二是相机鉴别他的身份。因为来客是个生人，又恰恰赶上目前这种情势，是应该格外谨慎小心的。

中央酒家的大门，正对着大海。这得天独厚的位置，为

它招徕相当多的游客。那高大的旋转门，一刻不停地迎送着客人。门前停车场上，漂亮的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。光看这门面，就可以知道，酒家里的设施会是何等的豪华和舒适！奔波了好几个小时的我，多么想马上躺到柔软的沙发床上呵！可我在酒家门前踱了好几个来回，也没有下定住进这酒家的决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一个劲儿地犯嘀咕，右眼皮还跳个不停，心里又乱又慌。我是十分相信各种征兆的。有时候，这玩意儿也确实灵验，不由得你不信。可是，眼下这一切，预兆着什么呢？是吉？是凶？还是吉凶各半？我一丝一毫也推测不出来。

太阳渐渐斜向了西方，海面上泛起万点金光。我尽力摒弃着头脑中种种不祥的念头，漫步到了海滩上。

阳春四月的南国，正是风和日丽的大好季节。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微风推起阵阵波浪，轻声欢笑着向岸边涌来，慢慢地扑在花岗石砌成的护堤上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溅起一片片耀人眼目的水珠。蜿蜒伸展的护堤，任凭海浪的冲击，好象睡着了似的，一动不动地伏在岸边。只有那无依无靠的小石头子儿，被海浪任意揉搓着，一会儿被推到岸边，一会儿又被拉进海底。

也许真是触景生情吧，不知怎的，看着这些在波浪中翻滚挣扎的小石头子儿，我忽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，想起了我和我的同伴们的命运。

我家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加入了东北军，家里就只有我和母亲勉强度日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父亲不幸以身殉职。我和母亲的生活一天不如一

天。后来，东北军进了关，我们家的抚恤金又糊里糊涂地没了着落。为了糊口，母亲只得去给别人浆洗衣服，我的中学眼看也要念不成了。当时，幸亏我的老师杨道生——现在我们第三势力香港站副站长——给了我们母子很多接济，我们母子俩才将就着生活了过来。也是因为他，我后来的生活才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。

杨道生也是黑龙江人，哈尔滨神学院的毕业生。在我们学校他是兼课，在教会里他还有职务。他对人总是显得那么热情、真诚、彬彬有礼。周围的人有了什么困难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倾囊相助。当人们对他表示感谢时，他就会指着胸前的十字架，十分诚恳地说：“感谢上帝吧，是上帝让我这样做的！”看到他那副虔诚而动人的面孔，有谁能不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呢！

正因为如此，八路军进入哈尔滨，杨道生撤往关里的時候，母亲把我托付给了他，求他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关照我。不过，在我考入中央军校后，就和他分了手。直到渡江战役打响，我随着溃军跑到广东韶关，才和他又见了面。

那一次，又是他帮助了我，带我走过拱北关，来到了澳门，并且使我成了第三势力香港站的上尉参谋。

对第三势力——所谓既反共又反蒋的组织——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。我只是知道，美国人支持我们，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夺回大陆。如果真能回到大陆，回到家乡，那当然是一件惬意的事！哪里想到，前些天报界竟然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：联合国军队和中共、朝鲜军方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。让人伤心的是，这条消息竟然是真的！

多么令人可悲啊，十六个国家，竟然打不过两个穷国。特别是美国的举动，更让人失望。论国力，论武器，美国哪一点不比中共和朝鲜强？！当初，几乎我们香港所有的人都认为，联合国军攻占朝鲜全境，进而逼占大陆，简直是垂手可得，不用费吹灰之力。板门店谈判的消息传来，我们是多么震惊和伤心啊！这么一来，我们夺回大陆的愿望成了泡影。这一打击，不能不说是致命的。我们第三势力靠的就是美国，美国却是这个模样。下一步到底如何走，今后的出路何在，谁心里也没有底！

太阳完全沉到海平线之下了，深灰色的天幕上闪起稀稀落落的星光。中央酒家那一排排宽大的窗户里，相继现出了灯光。喧闹的澳门夜生活开始了。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把个黑黢黢的半岛装点得陆离斑驳，变幻莫测。

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，住进了在中央酒家预先订好的房间。我房间的门正好对着 317 —— 那个大陆来客的房门。

澳门的夜生活是不平静的。酒家里，震耳的狂笑声、刺耳的尖叫声，使人昏昏欲睡的音乐声，不绝于耳。317 房间里却是静静的，屋内只亮着一盏台灯。我走出房间，伏在对门的钥匙孔上望了一眼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伏在写字台上，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什么。

他就是我要迎接的大陆来客。

这个人很快就要和我打交道，他也是被我首先审查的人。我犹疑不定地回到房间里，仰在沙发床上，陷入了沉思。

说来也好笑，我虽然选择了“反共”作为我的终生职业，

却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。对于共产党的认识，我主要地是从杨道生口中得来的。再有，就是大溃退的时候，我曾经听到过共产党的枪声和炮声。

对共产党的憎恨，主要还是由于他们杀害了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她有什么罪？为了我，母亲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却没能让她老人家享一天的福。而今，母亲因为受到我的牵连，共产党夺走了她的生命，让我再没有尽孝的机会了。

这一夜，我几乎没有闭一闭眼睛。母亲的身影，总在我眼前晃动。

东方渐渐现出了曙光，和大陆来客见面的时刻一分一秒地临近了。我很早就下床漱洗好，搬过椅子，坐在门前，通过钥匙孔向对面张望着。

时间就象静止了一样，过得是那样的慢。我用力屏住呼吸，睁大着眼睛，生怕错过机会。

终于，317的房门动了一下，接着又是一下，然后慢慢地打开了。一个穿着整洁的男子汉，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在看过了第一眼之后，我的心立刻安了一半。在我面前的，是一个极普通的人，只是个子高一些，除此之外，很难将他同大街上走路的人分辨开。而且，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安详，举止是那样的从容。

我看了一下手表，七点三十分整。从现在起，我就要和这位大陆来客正式打交道了。

从事侦探工作的人，恐怕没有不佩服福尔摩斯的。自然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位英国著名侦探的近乎神奇的本领，

总使我忘掉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。运用福尔摩斯的方法，我曾经成功地办过几件事，这就更增添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。我诚心诚意地祈求，福尔摩斯的在天之灵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帮助我解开眼前的这个谜。

根据我掌握的材料，大陆来客名叫鲁明，二十七岁，公开身分是商人。经核对酒家的登记簿，这些都没有错。

我轻轻拉开房门，装作漫不经心地向鲁明走过去，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工作。

鲁明身高足有一米八，比我高出半头还多。他大大方方地迈着步，向餐厅走去，仿佛根本没有察觉我在盯着他。

走进餐厅，他挑了个靠近窗口的座位坐下，很在行地点了一份西餐早点。

我坐的位置正在他的斜对面。我可以毫无阻拦地、放心大胆地观察他了。

按我的推想，他如果不是我们的人，从其神情容貌上一定会显示出来的。他们的目光应该是贪婪的，躲躲闪闪的，一般不会直视对方。而且，他们面部的神情也会是呆板的，没有什么表情。这种人虽然奸诈、狡猾，但从他们那总是好用眼角偷偷地窥视四周的动作，就可以看到其内里的险恶。

然而，坐在我附近的鲁明，却是另一番模样。他生就一副和善的面孔，宽宽的额头，方正的脸庞，一双大眼睛端端正正地镶嵌在细长的眉毛下方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双冷静、清醒的眼睛。在观察四周的时候，它是那么坦然，镇定，而且还含有一丝好奇和热情。从这双眼睛里，你绝对不会感受到冷酷、无情和傲慢。总之，这是一双随时随地会受到欢迎

的眼睛。当然，这目光也曾落在我的身上。不过，那只是一扫而过，平平常常的一扫而过，决不会让人挑出一丝毛病来。

鲁明的鼻子不大，长得很端正。他的嘴巴略显长了一些，嘴唇棱角分明，显示着他性格的坚定。他脸部的肌肉没有一点儿紧张的样子，脸上带着笑，笑得很是自然。使我感到惊讶的是，他吃起早餐来是那么全神贯注，津津有味，动作又是那么熟练。他用起刀叉来，轻松、敏捷，那轻轻抖动着腕部，还带有很强的节奏感。单从这一点看，若没有多年吃西餐的习惯，是决不会装得那么象的。

一般说来，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，很容易推测出他的职业来。这是福尔摩斯多次讲述过的。鲁明走起路来，也有一定的特点。他不象军人那样，一投足，一举步，都那么整齐、认真；也不象一般商人那样，总是微低着头，心事重重地小步疾行；更不象市井的无赖，脚步颠狂旁若无人。鲁明迈出的步子，稳健、自信、优雅、轻快。他从不左顾右盼，也不慌乱，而是循着一定的章法，我行我素，潇洒而又大方。这是有教养、有文化的人走路的姿势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可以随时随地和任何人交谈，谁也不会对他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怀疑。

尽管这样，但有一点破绽还是被我看出来了。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，可他身上商人的气质太少了。而且，我几乎可以断定，他的商业知识恐怕也不会太多。如果要是遭到内行人的盘问之后，他说不定就会露馅的。这可能是他事先准备不充足的缘故。

总而言之，通过观察，我仿佛对他没有什么坏的印象，



当然我尚须进一步地考察他。

早餐之后，鲁明装扮停当，走出了酒家。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，领带结得端端正正，一丝不苟，手里拎着一个漂亮的皮包，脖子上挂着一架高级相机。这分明是一个游山玩水的游客，只缺一个女伴，此外再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。

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了上去。

虽然是在春末，天气不冷不热，正是游山逛水的盛季。澳门却不是最令游客神往的地方。这个半岛只有十一平方英里大，是个“弹丸”之地。据说，澳门过去叫“濠镜澳”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岛的南端有两个圆形的海湾，圆圆的犹如两面镜子。我曾经去看过，确实有那么点儿意思。另外，岛南有两座山，海水在山中纵横穿过，象个十字形，有人说这象个门，于是又成了澳门的来历。澳门东有东澳山，南有十字门，西南有横琴山，北有青川山，除此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可供玩赏的地方了。

所以，我必须紧紧地跟住鲁明，看看他到底是游览，还是伺机和什么人接头。这也是不得不防的呀。

鲁明还真象个初到澳门的游客，这里看看，那里逛逛，悠闲自在，不慌不忙，仿佛对什么都感兴趣，不时地举起照相机按上两下。

我听杨老师经常告诉我，共产党搞共产、共妻，我仔细观察鲁明，他仿佛对女人并不怎么在意。有时候和浓妆艳抹的漂亮女人擦身而过，也难得见他侧一侧脑袋。这倒是难能可贵的。共产党的共妻我没见过，可蒋介石队伍中那些好色

之徒，我委实是见过不少。鲁明的身份我虽不敢贸然肯定，但他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却是不得不让我佩服的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气温明显地升高了。鲁明的步子也开始变得蹒跚起来。想来在我们黑龙江，此时此刻还是冰天雪地，呵气成霜吧？骤然来到这地处热带的澳门，确实是难以适应的。从鲁明燥热难当，又很不习惯身上西服的种种表现，我又证实了一条：他确是从大陆北方来的。不用说，我对他的怀疑又减少了一分。

鲁明总是在人多的地方行走，对我来说，确实很是便利。别瞧人群熙熙攘攘，可我监视起他来，更省去不少麻烦。因为，不管怎么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要搞点什么特殊活动，也是不容易哩！

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停住脚步，呆住了。

眼前竟然是阿妈神庙！鲁明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呢？

这个地方，只要我到澳门，没有一次不来的。不为别的，只为这庙里供的是“阿妈”的神位。我要为我的阿妈祷告祝福。这个庙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澳门却因它而被称为“妈港”。我想，大概是因为每个人都敬爱自己母亲的缘故吧！要不然，这儿的香火怎么这样旺盛呢？

每当我跨进阿妈神庙的大门，我就会觉得心里一阵阵发颤，泪水不由得涌出了眼眶。今天，我虽然另有任务，但在阿妈的神位面前，还是难以抑制住内心的冲动。妈妈呀妈妈，要是能够再看你一眼，该多好呀！我相信，我的妈妈也会成神的。在九天之上的她，一定会听到她的儿子的呼唤。

鲁明默默地站在我的侧面，紧抿着嘴，神情十分专注。

突然，我见他的眼眶里也闪出了泪花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他也和我一样，在深情地怀念他的母亲吗？我掏出手绢擦了擦眼，只见他缓缓低下头，深深地鞠了个躬，眼泪扑簌簌地滴了下来。

顿时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我仿佛觉得，我俩之间的距离立刻缩短了不少，我几乎可以和他倾心交谈了！对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我是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。因此，当我看到有人在阿妈神庙里漫不经心地闲逛的时候，我常常恨得眼睛冒火。相反地，对那些虔诚地拜谒阿妈神的人，我又恨不得立刻结为知己。也许会有人说这是一时的感情冲动，我却觉得，若是连这点儿感情也冲动不起来，那简直就不是人了！

到这时，我终于作出了决定：对鲁明的观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，应该和他接头了！